

DANGDAI MINZU ZHUYI YU BIANJIANG ANQUAN

当代民族主义 与边疆安全

徐祗朋 著

民族出版社

当代民族主义 与边疆安全

徐祗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徐祗朋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105 - 09956 - 6

I. 当… II. 徐… III. 边防—保卫工作—中国
IV. D6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96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956 - 6/D · 1552 (汉 24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谨以此

怀念我的父亲

徐敏生

(1936. 2. 24 – 2009. 2. 23)

序：向心内聚与多民族 大一统国家疆域的形成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雄辩地证明，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定型的，这是前辈为我们留下来的两大历史遗产，也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现存文献和近世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原始社会大致经历了 200 万年以上，自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应的社会条件相结合，在今天的黄河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形成发展为较具优势的中心地区（历史上称为中原地区）。同时，在这个中心区域或者叫中原地区率先产生政权，建立夏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及其疆域的形成和中央政府行使其疆域主权的开始。夏朝及其后代入主中原的民族既有华夏族也有所谓的“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在中原王朝周边地区建立的政权或王朝，既有“夷狄”或少数民族，也有华夏族或者汉族。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及我国大一统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奠定的过程中，无论华夏族或汉族、“夷狄”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王朝，都责无旁贷地致力于行使其所辖的疆域或领土主权。边疆地区也是全国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中华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发展相维相制，尤其是周边政权对中原王朝政权正统地位的承认和仰望，周边各民族对共同先祖的认同，构成多民族统一疆域最终奠定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中华民族形成和疆域奠定的历史过程表明，中国大一统多民族疆域的形成来源于各族先人的家园故土，主权行使代代相承、累世不辍。各民族经过认同先人，认同传统制度、传统文化以及政权更新的继承和发生关系，产生并加强了历代在全国范围内和外围边疆对中原（或内地）的根本凝聚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疆域形成和发展内聚力的决定性因素，各族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凝聚着坚强的意志和无比的智慧，是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在面对强大外敌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鞭策着各族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取得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在国内面临统一与分裂的危险而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各族人民在这种爱国主义的感召下，进行了坚决的反分裂斗争，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局面。事实证明，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柱石。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徐祗朋编写的《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一书，力求遵循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论述中华民族通过向心内聚形成统一疆域的内涵，并从中外民族国家特质的比较、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在推进和谐边疆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中华民族的向心内聚精神对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阐述当代民族主义与国家稳定和边疆安全的辩证关系，突出了其专业特点，这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徐祗朋同志力求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进行总结梳理，以期提炼出有助于探讨当代中国边疆安全问题的合理因素，这是本书的主旨之所在。书稿完成后将以《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为书名交付民族出版社出版，嘱本人作序。为他的热情与盛情所感动，欣然命笔。

林荣贵

2008年4月16日

前 言

当前,民族主义研究显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其重要性因其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民主人权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国家与边疆安全问题等结合得过于紧密而显得敏感而复杂。然而民族主义问题并不是因为有了“9·11”才愈发引起人们重视的,实际上它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就受到世人的瞩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①从这个视角看,民族主义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一直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范畴,而且至今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问题仍然是当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也是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大课题。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公众利益、政治敏感与国家安全三者统一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谈论民族矛盾、民族认同和本能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疆甚至国家安全隐患,不可避免地要从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视角阐述公众利益对国家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的影响,因而难免有谈论政治敏感的嫌疑。

从纯政治学的意义上看,国家被视为一个控制了国家政权的民族。目前,学术界对民族或者与民族有关的诸多问题——国族(Nation)、民族(Nationality)、族群(Ethnic Group)、族种(Ethnos)等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7册,3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因此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北京大学马戎先生对“Nation”一词在中国应译成“民族”还是“国族”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从我国当年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来看,把西方含有国家意义的‘Nation’译为民族与我国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是明显的。”^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先生继国内的某些学者之后,主张把中国的“民族”(Nation)改称为“族群”(Ethnic Group),这种主张尽管有利于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但却不适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任何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都既有历史传承的因素,又有时代创新的因素,无论是发展中的中国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而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是建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西方民族的产生模式、民族问题的内容、民族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成长和民族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都不尽相同,套用西方模式看待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但从实用的角度看并不完全可取。就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而言,“名”与“实”之辨仅具有学术意义,真正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还是要靠国家的具体政策,靠党和国家在“以人为本”主旋律下的正确决策。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已经不再是各种歧视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拉大的问题。如上所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状况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优惠的民族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会存在某些偏差等,导致中国当代的民族发展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世界进入 20 世纪之后,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

^① 马戎:《关于“民族”定义》,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从而兴起了一大批“解放型”的“民族—国家”;20 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其各个地区,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原有 3 个国家的基础上出现了 23 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仍然没有平息。当代民族主义搅扰了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破坏了安全的居住环境,不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富强。

从当代民族主义的特点看,具有民族分离和分裂色彩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个别少数民族把原有的民族问题政治化,以脱离原来的多民族国家而取得完全自治乃至独立为宗旨。鉴于非主体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给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安全甚至国家统一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反差以及“三股势力”的影响而形成的问题,无法像以前那样预见和解决,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极易在不知不觉中引起不正常的民族认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存在严重隐患的诱因。对中国而言,复杂的边疆民族问题也给公安边防部队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增加了建设和谐边疆的难度。

总之,全球化导致的民族问题国际化趋势,使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很大制约,这不仅影响了当代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某些国内民族关系方面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表明,一个四分五裂缺乏政治认同的多民族国家,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外交双赢的战略目标都是难以实现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可信度也是大打折扣的。因此,要遏制破坏性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保证国内的社会稳定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就必须始终一贯地在国内各民族各自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体现对学术规范的尊重,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说明:

第一,尽管民族主义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问题,但鉴于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建校至今只有二十余年,所以有很多对阐述民族、民族理论、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方面论题相当重要的相关论著笔者没有看到——也就预示着,可能有很多已经在相关领域研究成熟或很多重要的结论我们在论述中没有涉及,导致我们认为有些结论是自己在教学与实地调研中感悟的,因而没在文中作相关的征引注明。

第二,与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所得到的原始资料相同,分析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笔者会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很可能已经是前贤很久以前就已得出来的结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是笔者在看法相同,形成本书的文字之前看到的,笔者就在文中给予引用说明;如果是笔者在形成自己的文字之后才在资料查阅中发现已经有人得出这种结论的,限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本书中不再特别说明,敬请相关领域研究专家的谅解。

第三,如上所言,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问题,但是它一旦与国家 and 边疆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的有些部分语焉不详既与论题本身的敏感有关,又与作为军人特殊的政治责任感有关。同时,尽管笔者是现役军人,但在撰写的过程中完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不是从阐述中国战略观念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因此,本书中对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某些战略战术问题的分析,只是体现作者视角的分析,既不主观上代表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军方的看法,也未必在客观上反映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军方的相应意图。

第四,笔者坦诚地向民族学研究领域的诸位前贤承认,尽管本书力图阐明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问题的关系,但主旨不在于对民族学领域进行高深的理论探讨。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是理论研究必须

与实践结合起来才有价值,研究的成果才会鲜活,笔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在对新世纪新阶段发生于边境地区的某些事件进行充分考证的基础上,力图有所作为,重在把现实问题与我们的任务相结合。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如果本书中提到的某些研究思路能够为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有所裨益,能够对民族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方向有所启发,笔者的心中就会有些许的安慰。

第五,本书初稿完成于2006年12月,定稿于2007年3月,由于种种原因于2009年3月才得以出版。因此,书中的调研数据和引用的很多数据,在现在看来显得有些陈旧。尽管严重缺憾,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弥补了,仅能在此告罪于对拙著感兴趣的同仁了。

本书对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问题的探讨的确很不成熟,正如笔者的博士指导老师刘家和先生所说过的,提出很多问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解决。本书中的数据资料均来源于公开媒体的数据,但是有时候不同的媒体公布的数据信息也有所不同。本书中的不当、不足之处,欢迎各位专家、学长和同仁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	(1)
第一节 民族的产生与民族问题	(3)
一、民族的含义	(3)
二、民族的特征	(6)
三、民族问题及其基本特征	(9)
第二节 民族与国家的成长	(12)
一、关于国家形成渠道的论争	(13)
二、东西方国家发展的学说	(15)
三、早期国家成长中的民族斗争	(20)
第三节 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23)
一、成长中的民族与民族国家	(24)
二、国家认同主导下的民族关系	(27)
三、民族认同影响下的国家安全	(32)
第二章 当代民族主义及其破坏性	(38)
第一节 当代民族主义问题	(38)
一、民族主义的产生与特征	(40)
二、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形式	(43)
三、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46)

第二节 当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49)
一、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全球民族关系	(49)
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危机处控机制	(51)
三、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当代民族理论	(54)
四、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56)
第三节 当代民族主义与国家危机处控困境	(60)
一、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处控困境	(63)
二、发达国家的危机处控困境	(66)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处控困境	(71)
四、危机处控面临困境的民族理论误导因素	(74)
五、缓解危机处控困境的民族主义思考	(77)
 第三章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85)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	(85)
一、1648 年前的民族理论	(86)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	(88)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	(93)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	(98)
一、1648 年前的民族政策	(98)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	(101)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	(106)
第三节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	(108)
一、1648 年前的民族关系	(111)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	(112)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	(115)
 第四章 中国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119)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121)
一、古代中国的民族理论	(123)

二、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	(133)
三、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136)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140)
一、近代中国的民族理论	(141)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政策	(143)
三、近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144)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理论与实践	(146)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理论	(147)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	(153)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	(159)
第四节 中外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164)
一、民族形成传统上	(165)
二、民族认同模式上	(169)
三、民族经济发展上	(177)
四、民族合力整合上	(181)
第五章 边疆安全与和谐边疆建设	(185)
第一节 边疆安全与和谐边疆建设的任务	(185)
一、规划边疆安全与和谐边疆建设的蓝图	(186)
二、认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政治性	(192)
三、实施优质深层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196)
四、严格监管边境贸易的发展	(200)
五、妥善处理“东突”、“藏独”问题	(205)
六、透视中国的民族主义	(209)
第二节 边疆安全与和谐边疆建设的现状	(214)
一、我国边疆民族的分布状况	(214)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滞后	(218)
三、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	(222)
四、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隐患	(225)

第三节 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处·····	(228)
一、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230)
二、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233)
三、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238)
四、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245)
第四节 公安边防部队与边疆安全局面的缔造·····	(255)
一、“兴边富民”树立繁荣边疆的责任感·····	(256)
二、“执法为民”造就边疆和谐稳定局面·····	(260)
三、“三访四见”缔造和谐边疆警民关系·····	(264)
四、“爱民固边”打造边疆安全钢铁长城·····	(268)
第六章 影响边疆安全的“非民族主义”因素·····	(274)
第一节 海外华人与边疆安全问题·····	(275)
一、海外华人的成长历程·····	(276)
二、海外华人与国家经济建设·····	(282)
三、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情结·····	(289)
四、海外华人与边疆安全环境·····	(295)
第二节 祖国统一大业与边疆安全问题·····	(300)
一、台湾处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	(301)
二、台湾问题影响东部海疆与国防安全·····	(304)
三、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307)
四、解决台湾问题的中华“族体意识”因素·····	(311)
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28)

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

“民族”就其存在的历史而言，甚至是一个比“国家”更为悠久的历史概念，从研究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概念。广义上的民族主要指定居在特定国家、特定地区或者有明显的共同性的民族集团，比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而狭义的民族则主要指民族这种共同体产生以后，各个历史阶段中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具有一些根本内在共同性的人的共同体。自国家产生以来，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共同政府管理的政治区域中，就容易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就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造成国内各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把对国家的爱国主义（即国家认同）转化为对本民族自身的狭隘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是地方民族主义形成的先声，是鼓吹分裂当代主权国家的重要思想根源。因此，探讨当代民族主义对国家边疆安全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是非传统安全时代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而要分析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必须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影响谈起。

在当代西方人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之所以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键在于它们自近代以来日益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民族”的定义上看到：“民族是这样的一个人类群体，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相互认同达到很高的程度，直至希望独立和

实现政治自主。”^①按照这种观点，民族，尤其是民族国家大行其是以来，其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政治性，以及它所隐含的政治实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以及政客，只要看见民族（Nation）一词，只要看见某个主权国家把某个人们的共同体称为“Nation”，就认为这个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就认为这个 Nation 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承认他有资格取得独立，有脱离原有国家实体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国家也给予他这样的自决权，国际社会也应该承认他具备这样的资格。也许是基于此，当前我国有的学者为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开始把 Nation 一词译为“国族”，这大概就是中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者要把中国的 56 个民族称为“族群”（Ethnic Group，在西方学者看来，族群没有取得政治独立的可能，也不具备独立主权实体的性质）的根本原因。^②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如果想脱离人口多的民族而独立，他就必须让本民族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形成忠于本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如果这个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那么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就是爱国主义；如果这个民族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争取高度自治、完全自决直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有关民族职能和奋斗目标定位的情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政治认同，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家乡或者整个地球，这种认同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取向。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帮助我们塑造了世界政治，

① [美] 约翰·罗尔克编著，宋伟等译：《世界台上的国际政治》，164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载《民族工作研究》，2004（5）；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6）。